

[香港]  
岑凯伦

# 爱情圈



# 愛情圈

〔香港〕李凱倫

這是一部描寫一個社會底層人物的小說，作者以細膩的筆觸，描寫了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，以及他們在愛情上的追求和掙扎。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在社會底層掙扎的人，他在愛情上經歷了許多波折，最終在現實的壓力下，選擇了另一條道路。小說通過對個人生活的描寫，反映了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狀態和社會現實。

李凱倫

著

花城出版社

（廣州）

（廣州）

花城出版社

（廣州）

（廣州）

（廣州）

（廣州）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两个故事：《仙蒂小姐》和《爱情圈》。

《仙蒂小姐》描写一位性格粗野、毫无教养的女孩子在爱情的熏陶下，逐渐改变自己的性格，变成一位美丽公主的故事。在爱的历程中，人生如戏，多采多姿。

《爱情圈》描写两对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。女孩子小咪热恋着表哥姚南山。可是姚南山却念念不忘旧日的情人。当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，姚南山突然离她而去。小咪在经过一段感情的痛苦之后，终于也找到了真正属于她的爱情。

## 爱 情 圈

岑凯伦 著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89,000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0-0499-0 / I·455

定价：2.20元

## 目 录

仙蒂小姐 ..... ( 1 )

爱情圈 ..... ( 64 )

## 仙蒂小姐

### 1

杜太太一连养了六个儿子，直到第七胎才养出一个小女孩，这孩子一下地，就美丽得像个公主：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皮肤白里透红。杜太太夫妇俩自然把她当宝贝似的看待，就是几个哥哥，也极疼爱她。

杜太太有了这个小千金，她满足了，她对丈夫宣布：从此之后，她停止再养孩子，因为，她的最大愿望已经达成了。

十八年来，杜太太始终特别疼爱这个小千金，但是，这孩子却一天比一天令杜太太感到失望，并不是说，女大十八变，变了个丑丫头，而是她越大越像个男孩子，她不喜欢洋娃娃，只喜欢弄枪舞剑。她偷偷把头发剪到不能再短，虽然，

杜太太为她精心设计了許多衣服，然而，她只爱穿一条牛仔褲、一件白恤衫和一对白球鞋，从五呎以外看去，没有人会相信她是女孩子的，谁都会说她是個野男孩。

杜太太很伤心，常常躲起来流泪，她等了十年，才等到一个女儿，而结果，连这唯一的女孩子也“变成”了男孩子，她又怎能不失望呢？

“妈，不要难过！”每次，当杜太太叹气的时候，她的大媳妇罗绮华就这样安慰她：“妹妹年纪还小，她长大了，就不会再蹦蹦跳跳了。”

“十八岁啦！还说小。”杜太太抹一下眼睛：“我十八岁那年，已经养了维基，可是仙蒂，她还像个五岁的幼稚生。”

“慢慢的，只要她交上了男朋友，她就不会这样了。”绮华说：“女为悦己者容，到那时，还怕她不会把自己打扮得千娇百媚？”

“交男朋友？别梦想！谁家的男孩子肯跟我们的仙蒂交朋友？”杜太太瞪起了眼。

“妈，妹妹虽然不爱打扮，但她丽质天生，每一个部分都长得很美，”绮华误会了杜太太的意思，她立刻提出抗议，

“她就算跟王子都配得上，谁敢看不起她？”

“绮华，妈最清楚仙蒂，我知道她很美，但美有什么用？”杜太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“她从来不会说半句温言软语，动不动就挥拳舞掌，男孩子都被她吓跑啦，再说，她生了一副男子性格，我恐怕她一辈子也不会自动交男朋

友。”

绮华也觉得杜太太说得有理，她想了想说：“既然不肯自动交男朋友，那末我们就给她介绍，希望爱情的力量能感化她。”

“这办法是不错，但，我们往哪儿去找这个男孩子？她的几个哥哥都往外国留学去了，只留下维基，而维基的朋友都是生意人，仙蒂不会喜欢商人的。”

“当然不能叫维基介绍，”绮华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还记得我有一个小弟弟吗？你曾经赞过他聪明的，罗烈考进了一间著名的男校，明年中学毕业了，他的学校，有的是男孩子，高的、矮的都有，我们叫他介绍一个最好的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绮华，真亏你想得到。”杜太太拍手赞成：“那你就叫罗烈帮忙，将来我一定好好酬谢他。”

“明天一早我回娘家去……”绮华话还未完，只听得花王在外边高声嚷着：“不好啦！七小姐从树上摔下来了！”

“这孩子真是……”杜太太连忙跳起来冲出去，绮华也紧紧跟在后头，杜太太边奔边说：“别摔断了腿，那时可真没人要了。”

杜太太跑出花园，刚巧看见仙蒂从地上爬起来，她拍一拍屁股上的灰尘，又用手拨一拨额上的头发，杜太太慌忙过去扶着她说：“孩子，你怎样了？”

“妈，我是从树上跳下来的，不是从树上摔下来。”仙蒂指一指树顶：“我爬树爬了十年，从来没有一次失过

手。”

“仙蒂妹妹，别爬树了。”绮华继续替她拍去身上的泥：“这些树又脏又高，假使有一次你不慎失手摔下来，那时就后悔莫及了。”

“仙蒂，什么不好玩，你却偏爱爬树，”杜太太生气的说：“我活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像你这样调皮，你简直像个男孩子。”

“妈，如果我真的只是个男孩子，那就太好了。”仙蒂在地上拾了一颗小石子，用两只手抛掷。

杜太太一手抢去她的小石子说：“瞧你满脸满手都是泥，用镜子照照你像什么？你真要把我气死了，还不赶快去洗脸？”

“妈，我不去，我约了几个同学来打球，我答应在门口等她们的。”仙蒂站着不肯走。

“打球？不，我不准你再和那些野孩子一起玩。”杜太太变了脸，说：“上次她们来，摔碎了我六块玻璃，前一次又摔了我的花架，进去，不准你再见她们。”

“仙蒂，进去洗脸吧！别惹妈妈生气了。”绮华拉着她的手，半推半哄的把她带进洗手间去。

仙蒂一边洗脸一边诉苦：“那些玻璃不是我的同学打碎的，是外面的孩子掷石子进来；花架虽然是我们踢球踢倒的，但后来我们不是合力修好了吗？我的同学都不是坏人，她们家里穷，一家几口住一个小房间，没有地方可以玩，所以我才约她们到这儿来，可是妈妈……”

“妈妈也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她多么爱你吗？”绮华抚着她的肩膀，好好跟她说：“妈并不是想干涉你的自由，她只是希望你斯斯文文的，像一般的女孩子一样，如果你的同学来看你，大家谈谈心，听听音乐，不要玩男孩子的玩意，那末，妈是不会反对的。”

“大嫂，我一点也不明白。”仙蒂放下了毛巾：“为什么女孩子和男孩子要有分别？为什么我们不能玩男孩子的玩意？”

“那很简单，由于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生理构造不同，因此，彼此的生活方式、兴趣、活动范围和习惯都不会相同，没有一个男孩子喜欢玩洋娃娃的，是不是？”绮华耐心地向她解释说。

仙蒂没有说话，她把脸重新埋在毛巾里。

这天，杜太太整个早上把仙蒂关在房间里，不准她踏出房门半步。杜太太替她卷头发，修指甲、涂面霜，又迫着她穿上一套新缝的粉绿色套装短裙，经过打扮之后，仙蒂整个人换了样，杜太太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她满意极了。

“妈，为什么要把我打扮成这个鬼样子？”仙蒂浑身不自在的拉着衣服。

“鬼样子？世界上哪有这样美丽的女鬼？”杜太太笑着拉开她的手：“今天，我和大嫂要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，大家第一次见面，你当然要打扮得整齐一点，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。”

“新朋友？什么样的新朋友？”仙蒂大感兴趣的问。

“当然是年轻的新朋友，”杜太太说：“今次是大嫂的小弟弟给你做的媒，别顶嘴，我不是要你嫁人，只想你正正当当的交个男朋友，这个男孩子是罗烈的同学，人品性格都不错，听说还长得一表人才呢！”

“不，妈，我不要认识，”仙蒂一挥手表：“罗烈的学校里全是亚飞，我不要跟那种人交朋友。”

“仙蒂，你好没道理，怎么骂人家的学校全是亚飞？别的不说，单说罗烈吧，他温文有礼，说话得体，态度大方，仪表出众，有哪样不好？”杜太太反问女儿：“将来，也不知道哪一家的姑娘有福能配上他，现在把他最要好的朋友介绍给你，你还骂人？”

“我不要他介绍，我不要他假好心，”仙蒂故意把头发揪乱：“我不理他是不是亚飞，总之我不喜欢他管我的事。”

“要不是你大嫂一片好心，人家才懒得管你的事。”杜太太拍下她的手，重新替她弄好头发：“现在时间已经不早，他们大概要来了。你记着我的话，不准弄乱头发，不准把身上的衣服换下来。”

“我不管，等会儿我就上床睡觉。”仙蒂赌气的说。

“不，不准上床弄皱了衣服。”杜太太正着脸色说：“等会儿我会吩咐佣人进来请你出去吃点心，那你就大大方方的出来，以后的事，我和大嫂会安排的，对人要客气一点，知道吗？”

仙蒂垂着头没有作声，杜太太知道她的脾气，也没理她，拉开房门出去。

不一会，罗烈果然带着他的同学——赵伟光来了。虽然，赵伟光比不上罗烈英俊，但他总算是个不错的人选。杜太太和罗绮华忙着招待他们，由于初次相识，杜太太自然希望对赵伟光有较多的认识，因此，她坐到赵伟光的旁边去，跟他聊天：“赵先生，每逢假期，你喜欢什么消遣？”

“伯母，不要叫我赵先生，叫我伟光好了。”赵伟光态度很大方：“课余的时候，我喜欢和几个同学看电影，到郊外旅行，有时我们也玩玩乐器。”

“这是最正当的娱乐。”杜太太嘉许说：“我最不喜欢有些年轻人，他们一天到晚闹着玩派对，舞会不是不好，但是不能玩得太多。伟光，家里兄弟姐妹多吗？”

“不算多，我只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”伟光回答说。

杜太太不喜欢女儿的男朋友的家庭有太多的男孩子，这正合了她的心意，于是，她又更进一步的探问：“令尊翁和令寿堂都是交际场中的忙人吗？”

“爸爸管理几间工厂，接触的人比较多，因此应酬是忙了一点。”伟光说：“妈妈很少出外，她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看管小弟弟，有时候也玩几圈小牌。”

杜太太对伟光的家庭完全满意了，她几乎认定了伟光就是她的未来女婿。她很高兴的对伟光和罗烈说：“自从我的几个儿子出国留学之后，家里就只剩下我的大儿子、大媳

和一个小女儿，我的丈夫因为生意的关系，也常要到外国去，家里冷清清的，希望你们以后有空常常来玩。”

“以后每逢假期，我同伟光会常常拜候伯母的。”罗烈连忙抢着说，既然有心做媒人，自然希望尽量把双方面的关系拉好。

杜太太开心极了，只等待女主角出场。她深信女儿的美丽，一定能使伟光拜倒在石榴裙下，这方面，她是绝对有把握的，问题是，脾气古怪的仙蒂，不知道她是否也像自己一样喜欢伟光？

“太太，点心已经做好了。”这时候，佣人进来向杜太太报告。

“我们到餐厅吃些点心好吗？”杜太太一面对罗烈和伟光说，一面又回过身去吩咐佣人：“去请七小姐出来用点心。”

伟光本来好好的，听见请七小姐出来，他的心情竟然紧张起来，青年人大多数都情难自禁，尤其伟光，他向从来没有结交过女朋友，因此难怪他不安起来。

杜太太带领他们进餐厅，伟光被分配好座位。他们正在谈天笑笑的等候女主角出场，杜太太故意把场面弄得热闹一点，免得女儿出场会感到尴尬。绮华会意，她也说了好几个笑话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赵伟光突然感到眼前一片花，他看见一个怪物从里面走出来。他赶紧闭上眼睛，当他睁开眼睛时，看见由着赵伟光的神色特异，杜太太也循着他的眼光回头看去，她一看之下，几乎吓得晕倒下来，她怎样也想不到仙蒂

会把自己弄成这样：她的头发上，束满了十几条红红绿绿的缎质丝带，她的脸上涂了红一块，绿一块，黑一块……实在比马戏班的小丑还要难看，她的身上虽然仍然穿着那件粉绿色的套装，但看来已面目全非，因为她她在衣服上面加上了无数布条，再看她两只脚，左脚穿黑皮鞋，右脚穿白波鞋，小腿还涂了非洲土人的花纹。

杜太太和罗绮华相对发呆，赵伟光瞪大了眼，只有罗烈忍不住偷偷的笑，而仙蒂一点也不为各人的表情所影响，她嘻嘻哈哈的走过来说：“妈咪，是不是有东西吃？”

杜太太忍住了一口气，她怒目直射仙蒂：“别胡闹！你没有看见座上有客吗？快去洗一把脸。”

“我没有胡闹啊！妈妈，”杜仙蒂满肚委屈的说：“就是因为有人客来了，我才把自己打扮得这样漂亮。”

杜太太正想制止她，她已经走到赵伟光的面前，她向他摆一摆手说：“嗨！你就是大嫂要介绍给我的男人吗？”

“我叫赵伟光，”伟光极力压制自己的喜恶：“小姐，你……”

“我不是小姐，我是大姐，嘻，赵伟光不错，唔！你的领带很不错，”仙蒂说着，竟伸手去把他的领带解下来：“给我做腰带最适合。”

赵伟光抚了抚脖子，他向众人苦笑。

杜太太难过死了，她恨不得自己能钻进地里。谁知仙蒂还不肯罢休，她用两只手，把赵伟光的头发揉呀揉呀的，好好的头发，不一会竟被仙蒂揉成一团乱草似

的，仙蒂还哈哈的说：“看，小鸟飞出来了！”

这回，赵伟光再也无法忍耐了，他就是更好脾气，也不能给人这样捉弄，他倏地站起来，对众人说：“伯母，杜太太，罗烈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事，要先走了。”

“赵先生，你……”罗绮华还想留住他，但是赵伟光已经急步走了出去。

“姐姐，我去跟他解释一下，”罗烈也随着站了起来：“等会儿我再跟你通电话。”

杜太太眼看着一切，她指怪仙蒂气得说不出话：“你好，你……”这时候，仙蒂已经一溜烟的跑了！

## 2

仙蒂放学回家，经过客厅时候，她听见母亲和大嫂在说话。

“……干吗要在外面租房子？自老二、老三……他们出国之后，我们整个二楼都空放着。”杜太太说：“如果他不嫌弃，那末叫他搬进来住好了。”

“他在外面住，我们都担心没有人照顾他，现在得到妈的容纳，他还敢嫌弃吗？”绮华说。

“妈，谁要搬进来住？”仙蒂拿住书包走进来。

“是我的小弟弟罗烈。”绮华连忙说。

“怎么？”仙蒂最不喜欢罗烈了：“他家里没地方住吗？”

“怎会没地方住？人家一大间屋子。”杜太太盯了女儿一眼：“你大嫂有一个表妹，她刚从日本回来不久，住在你大嫂的家里，她很喜欢罗烈，一天到晚追着他，使他连做功课的时间也没有。绮华的妈妈担心那位表妹妨碍了罗烈的学业，因此想在外面租一个房间让他安心读书，刚才绮华的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。我们和罗家，一方面是亲戚，另一方面，我们空着几个房间没有用，为什么不让罗烈搬进来住呢？”

“我才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无耻的表妹，”仙蒂不以为然的说：“多半是罗烈吹牛。”

“妈，要是妹妹不喜欢罗烈……”绮华连忙对杜太太说。

“管她喜欢不喜欢，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杜太太怕媳妇不安，她当即教训女儿：“罗烈搬来住，要是你对他不客气，我就停止发零用钱给你的。”

仙蒂吐了吐舌头。她对绮华说：“我是不喜欢罗烈，但是我喜欢你。”

仙蒂说完，背起书包就走，杜太太真对她没办法。

星期日，罗烈接受杜太太的邀请搬进来。

仙蒂知道这个消息，她假装在花园里扑蝴蝶，其实，她只不过想看罗烈怎样搬东西。

罗烈带来了两只皮箱，佣人已经替他搬进去了，他自己呢，左手提着一个小提琴，腋下有一只盒子，右手捧着几本

厚书，由于东西太多，他困难的，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前走，当他经过仙蒂的身边时，突然一本厚书从他手上滑下来。

罗烈向仙蒂微微一笑说：“请你替我把书拾起来好吗？”

仙蒂两手叉着腰，她低头看了看地上的书，却没有把书拾起。

罗烈见她动也不动，便再一次求她：“仙蒂，请你帮个忙，替我把书拾起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仙蒂翻一翻眼皮。

“我？我不就是罗烈吗？”罗烈感到奇怪：“你大嫂是我的姐姐，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。”

“啊！原来是假好心的媒人公。”仙蒂冷笑几声说。

“谁假好心？谁又是媒人公？”

“你！”仙蒂伸手指着他：“谁叫你这样爱管闲事，把那个叫什么赵伟光的人带进来，你们走后，害我被母亲骂了七日七夜。”

“那怎能怪我？要不是姐姐来求我，我才不肯做这种傻事。”罗烈避开了她的手指：“那次的事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为了你，赵伟光已经和我绝交了。我不怪责你，你反而来骂我。”

“活该，”仙蒂拍一下手掌，说：“谁叫你多管闲事。”

“你到底肯不肯替我把书拾起来？”罗烈投她那么好

“我的回答是——不。”仙蒂昂了昂头，朝花园的另一端走去。

罗烈瞧着她的背影吐一口气，没有办法，他只得自己弯下腰去把书本拾起，可是，他顾得了地上的书，却顾不了手里的东西，结果所有的东西全都掉在地上。

罗烈不由得对仙蒂痛恨起来，他心里想：“这样的女人，谁娶了她都会倒霉。”

不用说，罗烈和仙蒂永远不会成为朋友，但是，同在一间屋子里，时常不免有碰面的机会，由于各人心中有了成见，一碰了面便吵起来。

这天，仙蒂躺在树上的吊床上看书，她一不小心，把床后的一只书袋摇到了地上，她别的倒不担心，只担心书袋里那只又大又香的苹果，她低下头一看，书包是掉在地上了，幸而苹果并没有溜出来，由于她挂的吊床在树顶，她懒得爬下去，只希望有人经过，替她把书袋拾起来。

她等待着，突然她看见罗烈低着头从花园那边走过来，仙蒂很高兴，她连忙用两只手放在嘴边，高声向下嚷：“喂！快替我把书包拾起来！”

罗烈听见声音，他抬起头，看了看仙蒂，又继续低着头向前走。

“喂，喂，”仙蒂着急了，她忙喝住他，只听人家叫也不理，你算是受过教育的人吗？

“猫狗也有一个名字，我怎么知道你叫哪一个？”罗烈没